

苗汉语的历史比较

麻荣远 龙晓飞 著
周纯禄 龙文玉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合影



湖南民俗村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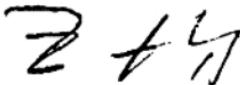
序 言

由长期工作在民族语文第一线的麻荣远、龙晓飞、周纯禄、龙文玉四人合著的《苗汉语的历史比较》即将出版问世。我很高兴为之作序。因为,它从语言发生学、语言共性角度,对汉苗两种语言的同源关系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严密的论证,深刻的剖析,不仅为两种语言,也为两个民族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经历了民族分化与民族聚合两大过程。伴随着这两个过程的始终,各民族的语言之间也表现出先分流、后融合的总体趋势。至当前,全国 56 个民族,语言却有 100 种以上。但汉语毫无疑问是强势语言。除占人口总数的 91.95% 的汉族通用外,不少少数民族也兼通汉语,有的还转用汉语。汉语为何有如此博大的包容性和广泛的适应性?本书在这个问题上,从语言自身的角度,以苗汉比较为突破口,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科学研究必须强调务实精神。以两种语言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为线索,对两种语言的异同作具体比较,从中找到彼此的内在联系和演变轨迹,最后得出言之有据的结论,是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我们正是要提倡学术研究中科学、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日

麻 序

一九八三年，我去包头某厂接活儿，在那里遇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恩师李铁生先生。他问我：“你关于语言文字的对比研究还在搞吗？”我说：“还在搞。”他说：“那我就告诉你，你认为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就坚持下去，不要管别人说什么。但你要有把它带进棺材里去的思想准备。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我的经验，有志者事未必成，但成必有志。你好自为之。”我说：“老师的话我记住了。”现在本书即将付梓，我终于不必带进棺材了，但恩师的话我会永志不忘。

麻荣远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一日

于湖南民俗村

目 录

第一篇 苗、汉语历史比较学概论

第一章	苗、汉语历史比较的根据	(2)
第二章	建立苗、汉语科学比较方法的几项指导原则	(6)
第一节	现实语言原则	(6)
第二节	全面系统原则	(7)
第三节	客观真实原则	(9)
第四节	唯物辩证原则	(9)
第三章	比较方法的实质及基本证据	(11)
第一节	实质	(11)
第二节	有效的基本证据	(13)
第三节	有关共同基础的说明	(15)

第二篇 语音系统

第四章	声、韵、调及拼切习惯的比较	(17)
第一节	怎样看待汉语古音	(17)
第二节	韵母系统比较	(18)
第三节	声母系统比较	(27)
第四节	声调和拼切习惯比较	(31)
第五章	关于音韵学的几个问题	(33)
第一节	阴阳对转和苗语	(33)
第二节	汉语语音的历时变化	(34)
第三节	苗、汉语音分化的几个层次	(37)
第四节	有关语音变化的几个问题	(38)

第五节 元音i、l、y的产生机制	(42)
第三篇 词汇系统	
第六章 总论	(49)
第一节 同源词的约定	(49)
第二节 联系苗语、汉语词汇系统的纽带	(51)
第三节 苗、汉语词汇间的几种关系	(52)
第四节 初始同源词	(61)
第五节 近音同源词	(65)
第六节 骈偶同源词及其变式	(71)
第七章 基本词汇比较(一)	(78)
第一节 略谈借代和同源的分歧	(78)
第二节 k-q对应是借代的表现还是同源一致的确证	(83)
第三节 度量词的来源	(86)
第四节 阜邑之词比较,及力与雷、龙之关系	(91)
第五节 府、库、廪、庾之词的来源	(95)
第八章 基本词汇比较(二)	(97)
第一节 十进制数的发生	(97)
第二节 一至十的数	(100)
第三节 百、千、万的由来	(105)
第四节 千、万和蚩、萬	(109)
第五节 量词比较	(111)
第九章 基本词汇比较(三)	
——十二神兽与天干地支的秘密	(117)
第一节 关于十二时兽及干支的假定	(117)

第二节 十二时兽的来源.....	(120)
第三节 十二兽与地支.....	(126)
第四节 十进数码与天干.....	(129)
第十章 基本词汇比较(四)	
——称谓词与称代词比较.....	(131)
第一节 亲属称谓词比较.....	(131)
第二节 称代比较附论“等”、“每”的称代性	(135)
第十一章 基本词汇比较(五)	
——自然现象与肢体词.....	(143)
第一节 自然现象.....	(143)
第二节 肢体词.....	(149)
第四篇 语法系统比较	
第十二章 导论	(157)
第一节 比较语法的作用.....	(157)
第二节 比较语法的实质与方法.....	(158)
第三节 比较语法的哲学基础.....	(159)
第四节 语言三要素的不同发展个性.....	(164)
第十三章 苗语和汉语的“形态”	(167)
第一节 数.....	(167)
第二节 格.....	(171)
第三节 性.....	(173)
第四节 形容词和副词的级.....	(175)
第十四章 苗、汉语的词头和词尾及其共同基础	(181)
第一节 词头词尾和苗、汉语的“形态”	(181)
第二节 词头和词尾的“意义”.....	(182)

第三节	古汉语、苗语词头词尾间的联系	(193)
第四节	词头词尾的来源及其基础	(196)
第五节	词头和词尾的发展	(199)
第六节	“然”及“类然”尾的由来和发展兼论得字	(204)
第十五章	词序比较(一)	(221)
第一节	附加成分的词序	(221)
第二节	偏正式与正偏式	(222)
第三节	偏正与正偏的共同基础	(233)
第四节	从正偏式到偏正式的动因	(236)
第十六章	词序比较(二)	(239)
第一节	指示系统及其词序	(239)
第二节	古汉语的指示系统,附论“者”、“也”	(242)
第三节	苗语、汉语指示系统的共同基础 ——复合指示	(249)
第四节	古汉语前后指示词的音值探讨	(255)
第十七章	句法比较(一) ——判断句与判断词	(257)
第一节	带语气词“也”或“者……也”的判断句	(257)
第二节	带系词的判断句,附论“宜”“是”并行	(262)
第三节	判断的否定形式	(268)
第四节	“为”与判断词的区别及其用途	(271)
第十八章	句法比较(二)	(275)
第一节	苗语和汉语的复杂谓语	(275)
第二节	复杂句比较	(280)
第三节	苗语、汉语的被动句	(287)

第四节	被动式及被动介词“被”、“见”之由来	(293)
第十九章	句法比较(三)	(296)
第一节	已然式和诚然式	(296)
第二节	矣、焉之关系及来源	(301)
第三节	喟叹句和喟叹词“哉”	(303)
第二十章	句法比较(四)	
祈使句和祈使词		(308)
第一节	普通命令式	(308)
第二节	敦促命令式	(324)
第二十一章	主要虚词之比较	(331)
第一节	助词	(331)
第二节	主要介词	(338)
第三节	“把”、“以”之关系及处置式形成的条件	(347)
第四节	连词比较	(355)
第二十二章	疑问和否定	(373)
第一节	疑问代词与疑问副词	(373)
第二节	疑问语气词	(388)
第三节	否定的方式	(396)
第四节	新发现的古代汉语否定词	(407)
第五节	否定词和疑问词的关系	(412)
第五篇 余 论		
第二十三章	苗语和汉语最后分化的时间	(417)
第一节	苗、汉语的共同基础	(417)
第二节	苗语和汉语的基本差别	(421)
第三节	最后分化的时间	(424)

第二十四章	苗、汉语的比较与汉字	(430)
第一节	汉字和汉语的矛盾	(430)
第二节	文字的民族性	(432)
第三节	六书的得失	(436)
第四节	新文字学的基本原则	(442)
第五节	甲骨文词释例	(450)
第六节	小结	(461)
第二十五章	苗、汉语比较与苗族来源	(462)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悬案	(462)
第二节	语源与族源	(463)
第三节	从地下史料和纸上史料看苗族入湘的年代 及迁湘的缘由	(464)
第四节	苗族的族称与殷商族名的关系及沅、湘之 称的来源	(467)
第五节	饕餮与苗族	(469)
第六节	高祖父——殷商与苗人的祖先神	(475)
第二十六章	苗夷语言发展的几个阶段	(481)
第一节	苗夷语言之发生	(482)
第二节	语言发展的动力	(484)
第三节	苗夷语言的初始阶段	(485)
第四节	原始语言阶段	(488)
第五节	文明语言阶段	(493)

第一篇

苗、汉语历史比较学概论

第一章 苗、汉语历史比较的根据

西方学者很早就尝试用历史比较方法来研究汉藏系语言的系属,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汉藏语既没有复杂的构形变化可资比较,又不可能在两种语言之间建立规则的语音对应(否则会被认为只是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然而不能因此得出比较方法从根本上不适用于汉藏系的结论,只能说明我们要找到比较方法的根本,以便摆脱对语音对应方法的传统依赖。为此,我们要分析一下语音对应是怎么形成的。

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曾指出,词汇不是物类目录,一个语言单位是表示者(或称“能指”)和被表示者(或称“所指”)两方面的结合。但是一个能指不只是一个物理上可以区分的惟一音值;一个所指也不是一个心理上可以区分的惟一观念。假如我们把每一等效的音值称作该能指的一个变体,则该能指便是它所包含的变体的集合。假如我们也把每一可以区分的观念称作该所指的一个变体,则该所指便是它所包含的变体的集合。法语的 *mouton* 有“羊”和“羊肉”两个变体;俄语的 *Женя* 兼指主格和呼格,而音素 -e- 可以等效地读做 [e] 或 [ɛ]。汉语的“索”字在《离骚》里凡两见,一个和“妬”韵,一个和“迫”韵,而所指包含“绳索”、“线索”、“索要”、“探索”等若干变体。索绪尔主张用演绎分析的方法代替统计归纳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发展。根据演绎分析所得的结果都可能是正确的,虽然并不是每个这样的结果都一定在实际语言中存在。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建立苗语和汉语的发生学模型的。

假设有一个由具有双能指变体 [ɛ, e] 和双所指变体 (a, b) 联结而成的原始语言单位,且记为 [ɛ, e] (a, b)。也就是说在某一原始

语言中[ε]或[e]等效地表达(a)或(b)观念，而习惯上都承认它只是一个单位而不是不同的两个或多个单位。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可以稳定存在的状态，而有向更稳定的状态转化的趋势，如同高位的水有向低位流动的趋势一样。转化的结果不是惟一的，经过分析可以把九种可能的结果表示为：

- (1)[ε,e](a,b), (2)[ε](a,b), (3)[e](a,b)
- (4)[ε,e][a]+[ε](b), (5)[ε,e](b)+[ε](a),
- (6)[ε,e](a)+[e](b) (7)[ε,e](b)+[e](a),
- (8)[ε](a)+[e](b), (9)[ε](b)+[e](a)

其中的(1)是原始基础共同语状态，(8)和(9)是充分分化了的状态，(2)–(7)是各种可能的过渡状态，虽然这九种状态不一定都能在现实语言中存在。如果这九种状态恰好被九种语言或方言所保持，那么任意两种语言或方言间便有一种对应方式，总共可以有36种对应方式。其中有六种表现为我们传统所理解的意义基本相同的前提下的对应。如(2)和(3)之间有：

$$[\epsilon]_{(2)} = [e]_{(3)}$$

还有交互对应，如(8)和(9)之间有：

$$[\epsilon]_{(8)} = [e]_{(9)} \quad [e]_{(8)} = [\epsilon]_{(9)}$$

传统理解的对应方式只占总数的16.67%，交互和其他对应方式占83.33%。所含变体的数量愈多，对应方式也愈复杂。每种语言都有许多单位，每一单位的分化状况在各分支语言中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都有充分分化的，有处于过渡状态的，也有原始状态的残余。任意两种分支语言之间也必然各种对应的状态都存在。如果两种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大多数单位只有一种惟一的单向对应方式，那么它们不必是语言自然分化的结果，而是其他方式比如互相影响和融合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传统的语音原则作为判别同系属的无可替代的根据。又由于同系语言或方言间对同一原始单位的分化的方式和充分程度不都相同，对于少数保留了原始状

态的原始单位，最须留意，不能因为它们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重不大而有所忽视，因为它们才是辨别基础形态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依靠它们我们就能达到摆脱对传统语音对应原则的依赖，而建立更适合于苗语和汉语的语言发展实际的历史比较方法，但根本上又没有脱离西方比较语法学的原理。

上述原理推广到其他语言要素，即凡是不能稳定存在的状态都有向稳定状态转化的趋势是语言各要素自然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转化的动力来自系统内部，我们称为稳定性原则。

语言要素的发展还要遵循另外一个方便原则或最少困难原则。人的发声器官所能发出的音素的总量是有限的，每个音素对人来说有比较容易发出的和比较困难的。发音很容易的音素被各种语言采用的概率高，发音困难的音素被采用的概率就低。所以 a、i、u、e、o 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的元音音素，而 p、t、k 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的辅音音素。

在这两条原则的综合作用下，一种语言拥有某个语音系统之后，除非包含不稳定的成分，不易变化，就是说，并不处在不停的机械式的变动之中。在外部作用下，语言各要素一般总向最少困难方向发展，并有向最经济的方向简化的发展趋势。

以上是我们建立苗、汉语历史比较学的首要理论根据。

除了一般的分化方式以外，苗语和汉语间还有一种特别的分化方式。由于苗语和汉语的单音节词占了大多数，而单音节的方块汉字又多数都有独立意义，所以一般都以为这样的语言与生俱来就是如此，时间愈古老单音节词必愈多。但是苗语和汉语都仍然有不少的双音节单纯词，且构造相同，如双声叠韵。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单音节词完全可能是这种双音结构分化的产物。这种想法得到了语言事实的证实。双音节结构分化的时候，保留的是上字还是下字，不同分支语言的取舍不能保持一致。分别保留上字或下字时，合起来就会得到原生的双音节词，否则形成同音

词。所以同音词的存在并不就意味着巧合或借代。也有一些词由苗语或汉语保留了其原生形式的。“车”和“辇”是由苗语的四音格 beud ceub beud nieus [p^y⁴⁴tshy³⁵p^y⁴⁴niy³¹]“旋转滚动”的第二和第四音节发展而成。北方话“车轱辘”的原形是苗语 ceub ghud lud [tshy³⁵qu⁴⁴lu⁴⁴]“轱辘转”。ceub“车”是旋转的意思，ghud lud“轱辘”是形容旋转的仿声状词。汉语的“车”多数场合都做名词用，“轱辘”可以做动词、名词和副词。这些词读音相近，意义有联系又有区别正是出于共同基础的证明。

双音节单纯词在使用的过程中一个音节可能虚化甚至于脱落而转化为单音节词，但两种语言保留的是上字还是下字不尽相同，而且有的方言可能分化得还不充分，这就为我们辨认它们的原始形式带来方便。

“犄角”这个词在北方话里是个双音节单纯词，但是词的意义已主要由下字承当。“犄”字其实已经虚化，但尚未脱落，北方人一般只说“牛犄角”“羊犄角”而不说“牛角”“羊角”。其他方言“犄”已经脱落，“犄角”许多上海人不一定听得懂。苗语和北方话相反，虚化脱落的是“角”，保留的是上字“犄”gib，且引申为山尖等一切有“犄角”形状的物体。《诗经》中就有这种用法，《魏风·陟岵》“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屺”指山顶即“犄”的别体，苗语称 gib gheul 即山顶的意思。

双音节分解是苗、汉语特有的变化形式。由于上下字读音不同，可排除借代的可能；又由于某些方言仍保留着它们的原始形式就排除了巧合。所以作为这些词有共同来源的特殊证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音节结构简单和构形变化缺乏的不足，也是我们的主要根据之一。

第二章 建立苗、汉语科学比较方法的几项指导原则

第一节 现实语言原则

现实语言原则指的是用现实的活的语言来进行比较,而不用各种重建和构拟的系统来比较。苗语采用湘西腊乙话为代表,汉语以北京话为代表,其他方言的成分具有特别证明价值的可征引作为补充。这是因为任何高明的比较方法都不能导致全面地重建一种曾实际使用的包含各种表达方式的共同基础语来,因而任何重建必然不如现实的语言全面可靠。

此外,传统的“由一到多”的谱系树模式违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语的总趋势是趋向统一而非相反这个由秦汉以来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而且从汉语各方言出发也不可能构拟出一种和先秦上古汉语一样的共同的基础汉语来。在这个原则下,我们所说的汉语指由现实各汉语方言所构成的实体。某方言的某个语言事实指使用该方言的共同体的成员不用语文老师的解释、不用翻字典就会说就听懂的,北京人通常不那么说的不算北京话。所引证的古代的材料应是可以证明确实反映当时的口语的,注疏家们的“注”“疏”如果不能从语言实际中得到证明便不能作为证据。有了这些约定以后,我们再用现实的苗语和现实的汉语及两者和先秦古汉语进行比较,根据哪些要素、哪些方面用哪种语言更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来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上处理简括为如下各条:

- a. 相对于汉语,苗语的方言差别暂时忽略;
- b. 相对于苗语,汉语的方言差别暂时忽略;